

豫章叢書

第四冊



備遺錄

一卷

丁卯冬月
于南陽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一 史部

備遺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芹撰芹新淦人明史作峽江人蓋新淦其
試籍也宏治壬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事
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紀建文殉節諸臣姓名前
有自序題正德丙子五月目列四十六人卷中
有事實者二十人無事實者二十六人案林塾
拾遺書云近見南院御史張芹增入江右數人
共五十四人塾所見題正德乙亥正此錄前一
年而此錄乃轉止於四十六人又學海類編有

張芹建文忠節錄一卷其序與此同亦正德丙子所撰而目次乃與此不同且有七十人之多明史藝文志既有張芹建文備遺錄二卷又有張芹備遺錄一卷考芹序稱錄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閩中朱君端儀嘗採輯爲錄而未成者疑芹初據朱氏原本而作後又隨時續有增益原非一本傳錄者各據所見遂兩存之耳

備遺錄引

備遺錄錄諸先正之忠於所事而以死殉之者也夫諸先正之死烈矣於今纔百餘年而其遺事已落落無傳至有舉其名而懵然者於乎忠義之名當與天地同不朽顧湮沒亦至此耶嘗考商周之際武王克商夷齊餓死聖賢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論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齊之所守者義也不有武王固無以安天下不有夷齊又何以風勵後世而綿八百年之精神命脈哉此錄之所以不容已也錄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閩中宋君端儀嘗采輯爲錄而未成

者予因旁加考摭得方先生而下二十人事畧類而粹之以爲斯錄一字一句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增損其漫無可考者闕之以俟同志君子於乎諸先正之淑履關於世道也甚大非寡陋者所能測乃不自揆而僭爲纂述如此其何以追不韙之罪也哉

正德丙子五月旣望後學新淦張芹書于南臺公署

備遺錄

新淦張芹編

清江敖英校

太常寺卿黃公

公諱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湜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心服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

吾無慮矣及卽位有言周齊湘代岷五府爲變者朝
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
敢忘也遂與齊泰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代王于
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自焚死執齊王囚之京師岷
王降爲庶人燕邸亦加誚讓朝廷以子澄爲功褒賞
之己卯七月靖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泰等耿炳
文旣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材
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
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
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

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衄願成等皆降于澄撫膺勦曰
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
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
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
日見齊桓尙方有劒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
哀之尋用廷臣議謫于澄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
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
江矣京城破于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衆

兵部尙書齊公

公諱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

後受知於高廟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
謹身殿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
亥爲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尙書嘗被召問邊將
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
進自是益承眷遇及上棄羣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
日見倚重遂與黃子澄議削弱諸藩邸及靖難兵起
泰主用兵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
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翰墨而已聞外事一以
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
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聞泰罪遂重泰以谷王漏師

遁還慮遼甯二府爲變召還京師甯王與靖難師合
惟遼王至始與北兵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
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景隆奉書文皇
謂齊黃皆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文皇不信進兵益
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
廣德州時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州募兵以泰爲貳令
州人執之旣至泰告之故乃釋與圖再舉後被執不
屈而死親黨連及者數百人

或云泰之脫走也其所乘白馬極駿慮人識之

乃以墨塗黑焉旣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爲人所蹤跡

翰林侍講方公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甯海人父克勤爲濟甯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蹤慨然以爲彼七十子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藉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

析而會歸於大通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
以告宗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
九食饒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
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
沉揭樞等薦公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上謂太孫曰
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諭遣還
家丁卯復召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
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
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當時蜀
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戊寅太孫

卽位召爲翰林侍讀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就展
前批答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展
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
得香煙兩袖還風軟彤庭尙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
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
朝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姦臣公
名與焉姚廣孝嘗啟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
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自分必
死乃作絕命詞其畧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姦臣
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

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旣而文廟踐祚
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回乃以衰服入見慟哭
不止授以筆投之地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
公曰旣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旣沒當
立成王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文廟大怒命割其舌
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
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其先人墓後仁廟嘗與近臣
論及曰孝孺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
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
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

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卽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世或云初李景隆父子好賢下士與公交誼甚篤景隆之帥師北伐由公薦之旣而兵敗不誅漸有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雅信公遂不復疑卒開門以降蓋不免於誤國也

副都御史練公

公諱安字子甯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尙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歸德州同知後遷臨安鎮江二府通判卒于官公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莊甚奇之後遊邑